

四書大八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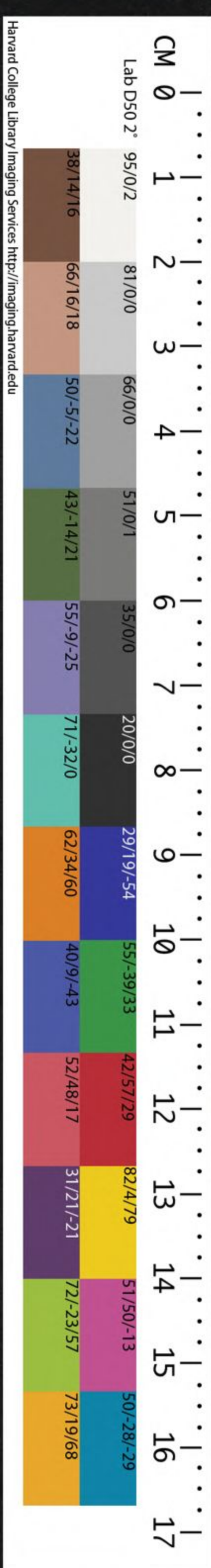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2 1953

T855/4208

孟子二

公孫五上下

共十八冊



周會魁校正官板名儒四書大全卷之十一

公孫丑章句上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凡九章通考一物軒熊氏曰一章言養氣集義二章言古聖賢三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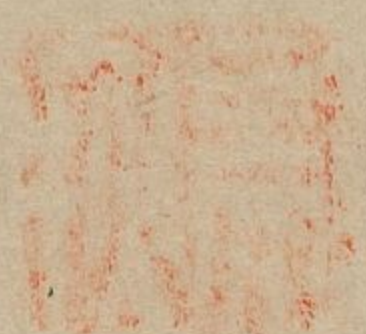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

功可復許乎

復快入反 當路講述云當路謂主持國柄政由已出如當要路頭往來所必經一般 復許貫音云復許猶云可復期者於今意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風俗通曰王天下歸往之謂也 霸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切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把持天子政令辨率同盟也



此本

吾子儀禮士冠禮曰願吾子之教之也註吾子相親之辭也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也

人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西
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且復慕管晏蓋霸者功
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以故不惟
時君慕之而望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反又知有聖賢

之事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

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

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

輓音拂又音勃

曾並音增○通

仲孰賢曾西輓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

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

彼其乂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

於是註淺色故孫氏單音勃

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

不安貌先子單字也輓奴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

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乂也管仲

恭引云列猶光也指印業之著見者言

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

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

見反形旬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

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軫我馳驅而不

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

也故不道管仲之事問聖人分明是為卑如何來

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

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

管仲之事蓋有所不為者或曰楊氏才道其於

此則是以御者則軾我所為未說到功効上今集註

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我與功都說了然按孟子

外者蓋本心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
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
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
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附錄黃氏洵饒曰
孔子道明自然德立孟子道明然後德立無所疑
是道明無所懼是德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當
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
中

賁音奔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

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勇士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告子名不害孟

賁血氣之勇蓋借之以替孟子不動心之難孟

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

白雲許氏曰公孫且孟
借孟賁之勇以替
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
賁亦是血勇而不動
者蓋賁之勇力足以蓋
世故所向無前自然不
動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

勇士為谷則孟貴亦
力為主而不動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
曾孟皆是主但有精粗之分附墓北宮黜之不
動心以必勝為主孟施舍之不動心以無懼為主
孟子之不動心以守約為主

為難也朱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
法強制而能不動其心孟子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
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專固凝滯而物各止其
所者也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孟子道然未
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此未
之則不其心未足為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
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
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

黜伊糾反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

撓奴效反

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

朝音潮

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來去声

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織以毛寬博寬
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

蒙引孟施舍言顯亦皆之知其出也

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
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云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裼夫而必勝之也
故無有尊貴視之如匹夫不受其心以必勝之主
萬乘皆然東陽許氏曰反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
至小也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報於賤者雖貴
辱亦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視不勝猶勝也曰量
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
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声下同

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新安陳氏曰且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訊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仲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通考吳氏程氏曰雖由至異美作一向只王字微讀

馬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蒙引此指得位行道

蒙引此字指得位行道謂居卿相之位而期王霸之業任大責重如此能不動心否蓋丑

此承上章又誤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

見孟子謂以補王猶
反手而未能處信也故
有此同

曲禮人生十歲曰幼學十
曰弱冠二十曰壯有室
曰強而仕注古者早婚
之仕又云早志氣堅定
強立不女不尊利害
不休於禍福可以封仕
矣

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雙峯饒氏曰集註恐懼疑
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
文知言動則又以恐懼居先論心之四十疆仕君子
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
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朱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
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
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非謂孟子如此而孔子
不惑亦其事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知相富貴動
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當其閒事○雙峯饒氏曰道
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
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
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
動矣○雲峯胡氏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
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而
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
誠者也○東陽許氏曰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
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

存疑惟悴之民易於施德不待深仁厚澤狀飢渴之民易於飲食不待其美

憔悴於虐政未有其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
為食渴者易為飲戰國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
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
易為飲食言饒渴之甚不待其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馬音也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在

置驛也郵馬音也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在
謂傳送文書即今驛館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

蔡氏曰
字晉
郵短
大抵置長而

此雙峯饒氏曰德之不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
可以乘勢有德是本全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
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乘去声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
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
時為然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
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問孟子既甲管仲使孟子
雙峯饒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
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
尊周之名以蓋其橫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
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

白雲許氏曰湯之孫太甲繼湯迄太甲五世至中宗太戊太戊三世至何重甲子祖七祖九六世至

盤庚據庚三世至高
宗武丁下世至二世祖
皆賢居祖甲沒後
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
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
故家舊臣之家也雙峯饒氏曰故家舊臣道俗舊
之車是說在上底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

知言知言

鐵音茲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
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鐵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
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

正有基鈕之別名

鐵音

白雲許氏曰雞鳴狗
吠相聞言民居之相
達四境則舉國皆相
也地不改辟矣民不
改聚矣有兩意

一說言何地廣民衆
地不必更改已自辟矣
民不必改已自聚矣
讀就改字略歇說
地不必再加廣辟民
不必再加集聚五字
一字讀不又連下各
說意詳下說意有
上說得矣字出在人
看讀

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
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音不過千里考通
一席氏道傳曰五制四海之內為九州州今齊已有
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
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
至于四境言居民稠密也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
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衆則兵強既富且強所
以舉事易文王百軍地狹民小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

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
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禮記
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
乃有天下周公相去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
行東陽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
之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趙善
之時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
君六七作天下歸殷文矣文則難變也武

一說文王之德
自不足當一說文王
時勢何可當

詳與同

易去声下同與平声

稠音
倚眾
多也

漢故家曰臣家也遺俗曰民俗也此在下者流風以修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在上者曰故曰道曰流皆自商先王身上來

朝者朝
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
丁未父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

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

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猶方之猶與由通

輔相之相去声

禹音隔又

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声

範我馳驅是一人一不獲又是人看則似以子路為一人獲善禽又是射一本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之謂也故不獲管仲則使王良以途桓公之為御之則禽多耳○雙峯饒氏曰使王良所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以孔子獲禽即詩所謂治國乎天下皆餘事耳

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通考董氏彙曰公孫丑問

尊聖門高第淳于髡問子柳子思孟子以百里奚者興亡之蓋尊王則責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能一則美霸國之石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子晏

子猶不足為與

顯顯名也

王法結由道通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言易也

曰若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

蔡氏曰言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奇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

蒙引會則專指戰言我雖戰不勝自視猶勝也何也彼量敵而後進勝而後會便是血勇而畏三軍者也則雖而未免於懼猶不勝舍豈能為必勝我道不俱耳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

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

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

心者也

語聲曰此古註說後而只稱舍可見問施發按曰如孟之友舟之橋尹公之類○慶源輔氏曰註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衆寡我之勝否能敵則戰也○新安陳氏曰其舍皆以心為主而之不動心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東陽許氏曰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黶似子夏夫二子之

夫音扶

勇未知其孰賢然孟子施舍守約也

舍制舍勦本非曾子

其等倫也八以兩個已字

似耳舍取必於已其氣

象似曾子之及求諸

已顯取必於人其氣象

如日篤信聖人所懼為主也

似子夏也篤信聖人

而近思看他所亡月無忘其

二子之勇皆出於無

以審與理而後信也未敢便

故曰未知孰勝但務敵

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說得是

人者出於力身也者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

于心故舍此顯為得其

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

要守約不是守之約

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

謂所守者約也

約處朱子曰北言黜便勝人

高下言佈是佈類

其勇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

以勇士與居子言

施舍所守得其要也蓋不論

勇之孰約且二子之

勇之分量淺深為必於所以

諸氏曰孟施舍取必於人

然將此是論二子之勇有

得其所守之要耳

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

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

乎吾嘗聞大

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

雖千萬人吾往矣

揣之端反

揣之端反

揣之端反

揣之端反

其

二詞皆禮記檀弓上篇
之語也古者棺不用釘
惟深皮條直束之二道
橫束之二道
通義自雲許氏曰恐
懼之是我去敬為赫也
人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
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
縮二德三說證縮為直引二端恐懼之也附錄黃氏
懼之之德三說證縮為直引二端恐懼之也附錄黃氏
字指人之德三說證縮為直引二端恐懼之也附錄黃氏
養之說蓋本於此所以不單大指所繫不可對下文直
自反縮與不縮何如大利害皆不足畏死而動心
愧俯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動心曾子是不畏死而動心
告子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動心曾子是不畏死而動心
不勳心是則此心便索然動心曾子是不畏死而動心
指氣言理直雖夫之理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
之理不直雖夫之理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
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曰吾之理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
以先說默舍然後論孔子曰吾之理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
子云孟子曰吾之理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
何憂何恨思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不疚夫
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也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
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

朱註發明孟子之不動
心在集義以養氣
孔子所言正首養氣
之說也是孟子得之於
曾子之說也曰其厚
子者也故曰其厚
出於此

首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之論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
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
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朱子曰孟子說曾
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無了則故後亦有許多
說前此一段為被問換問所以答得亦見前周匝然
約言自其得後向許多意思足○守約只是所守之
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
上之工夫夫曾子之守氣與孟施舍之守氣不同論
舍之氣象雖大略似於曾子然○慶源輔氏曰論
不直也其視曾子之所能知所縮不縮以自顧其直與
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縮不縮以自顧其直與

直解曰帥
是主將充
是充滿無
暴是善卷
的意思

循理謂直也
何原於曾子曰
自反而縮行有
通考策陽許氏
首至守約為第
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聞與之與平吉

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之夫音扶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

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新

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

舍上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

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

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足以求之於心也

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先忍固執以守其氣也

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也

告子之去守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行病

亦得孟子之守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行病

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子未嘗正言也之心所以不動處只是即告子之言而

之然亦可既見其所以異於告子者矣至且向夫子思

及下亂

告之曰

然後正

是詳告

之其六

故也

蒙引

朱子

語

念慮

之

充

見於目孟子既通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然心不得於心則求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氣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氣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氣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

通義
跌什增

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慶源輔氏曰心一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也志者心之動而有所謂之志也志者心之動而有所謂之志也志者心之動而有所謂之志也志者心之動而有所謂之志也

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養氣之端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念助長之弊方為能致養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能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安陳氏曰下文能究極其理則於言可也○新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根已安於此告子即不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也孟子告子不心之者在此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是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食氣是助附錄黃氏洵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故此告子不動心速與孟子自然不動者相反故曰持其志不動心養氣不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夫音扶
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

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始衛

音顛躓至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

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慶源

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

不可相照應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

通義許氏曰顛躓即跌仆趨走是疾奔

知新日錄云志壹之
存心故曰所向氣壹
是不由於此故曰所
在此二句舊說俱兼
善惡看此心欲為善
作為便善心欲為惡
作為便惡是志一則
動氣淺說曰視志也
聽淫聲則此心為之
莫心固一言見善行
則此心為之感發放
肆其欲而急憤之心
自生乎是亦重敬謹
之心愈篤是氣壹
則動志

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
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程子曰告子不得
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其氣
兩事也且若志專一則動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
為多且若志專一則動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
不動志故曠者超者反動其心最緊要氣亦曰為告子
將氣說得大抵了故說志動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
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不可緩故
即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
志便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
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也向怒這便是持志告子
分一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也向怒這便是持志告子
為所動一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也向怒這便是持志告子
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亦問驟起反動其心
若奔是志養得堅則其心便動了亦問驟起反動其心
之際所以易得動心不動莫曰蹶蹶超亦不能動其心
玉皆所以易得動心不動莫曰蹶蹶超亦不能動其心
暴曰凡人多動其氣今既無此力所不知反底事且如
只行得五里却便要行百里皆是暴其氣學如

須要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志動
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問程氏遺書云志
一氣動則動氣一動則動志各有所動此言未深類多如此
氣動則動氣一動則動志各有所動此言未深類多如此
者同氣一動則動志各有所動此言未深類多如此
動氣一動則動志各有所動此言未深類多如此
其本旨蓋曰反動則添一動字了言未深類多如此
所以直其也○問持志專一固可動氣而後氣專一說而
無所偏廢則無暴正而氣自完矣○而志各致其功而
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自存矣○而志各致其功而
事氣絕不交其平亦不於心勿其安故孟子志未為
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動志者什一正求於氣是未為
者相夾著所以言始德不孤○雙峯饒氏曰志帥也然
卒徒也如用方始德不孤○雙峯饒氏曰志帥也然
固是帥也如用方始德不孤○雙峯饒氏曰志帥也然
得安於此見持其志設或被他驚不養其氣自起
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驚和步中

直解云告子說不得於
言也我欲窮究天下之
言也我欲窮究天下之
言也我欲窮究天下之
言也我欲窮究天下之
言也我欲窮究天下之

於氣是不能養氣也我
能善養善身之氣而于
感大流行之休月能復
全其本然之初惟知言
則遇事有真見而心
無所疑惟養氣則
臨事有擔當而心
無所懼吾之所心異
於告子而能不動心
者如此

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新安陳氏曰前心與
氣忽又變心言○致持之則功則就其動而有所
而有所用力若心則欲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充切後云
氣壹即動志以是氣也○九亦反動其心為至氣動志
動氣少中亦有一所動氣亦以九為志○東陽許
氏曰問夫子之善養之方與養之氣是專言為第二節
孟子曰問我善養之方與養之氣是專言為第二節
言志所以上工夫孟子曰持志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
在於此而難明故孟子曰持志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
夫密而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宜者未有不中夫道此
而不可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宜者未有不中夫道此
道者容有不適其宜合乎宜者未有不中夫道此
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
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

公孫丑復又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
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
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
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朱子曰
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其非如何養得氣○孟子論道
義皆要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孟子論道
然之格致知格物則能知其言誠意則能養氣○夫全
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其言誠意則能養氣○夫全
言養氣雖是知格物則能知其言誠意則能養氣○夫全
誠意之類若知言便得是相闕正知能格物○夫全
浩然之氣自生○知便得是相闕正知能格物○夫全
故以義為論○知便得是相闕正知能格物○夫全
失可以知人但論○知便得是相闕正知能格物○夫全
此論語尤詳且重○知便得是相闕正知能格物○夫全

性即天
地萬物
之理具
於心者
知性則
窮極不
知也每
不知則
心之全
休明

之事孟子之知言為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
謂體之充者不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
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
俯仰並無愧怍故其氣自然盛大流行○慶源輔
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木怯小則便非氣
之本體才鬱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
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
然由失其養故餒之而不充乎雙峯饒氏曰
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養氣做工夫
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
○雲峯胡氏曰集註章句言復其初者凡三論語
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當明善以復其初大學
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明之復其初
能以復其初然非孝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必
黃氏旬饒曰盡心是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附纂
流行是用體之充者泛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
言之復其初行之事

下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

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

不動心也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

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

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

則於道義糊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何疑之有養氣

懼之有○雙峯饒氏曰浩然之氣即達德中之勇

或○雲峯胡氏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即集註以

有所○雲峯胡氏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即集註以

心之○雲峯胡氏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即集註以

疑而後已○東陽許氏曰則釋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
洞然而何所疑或養氣則動心皆合義遇事即行何
畏怯一者既全何能動心附纂黃氏詢饒曰無所
疑即道明無若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
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朱問知言養氣之說

悍音早悍意強狠
又云性勇急也

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
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皆望其旌旄聽其
胸中而熊虎之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
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其所
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
制勝料敵之謀又無此蟻子之接徒恃其勇而
挺身以是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
之學也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此章之反覆求
之亦曉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論以張本於前則
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此之則
告子之所不得言即孟子之氣也所以其異者而反
之氣即孟子之所養之氣也所以其相形前後之
告子之所以失也孟子之氣也所以其相形前後之
固有不待安非也其移易者○慶源輔氏曰孟
子能知人善養之是非告子乃自以氣為末而不
復考孟子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
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
其心不實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
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不能動
者亦幸而已○新安陳氏曰真然無覺則不能動
疑悍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真

直解云惟這浩然之
氣充滿于身而聽命
于志無形可見其聲
可聞有難以言語形
容者我雖能善養之
不能為子言之也

敢問何謂浩然氣曰難言也

然無覺不能知言悍然不能顧不能養氣○宜然無
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能知言是也悍然不顧
不得於心勿求於心不能知言是也悍然不顧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
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
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下言則
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
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
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只
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不做事亦隨分做則
若稟得衰者則委靡與天都為一更無所立唯是
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先問氣者向來
子先說知言上文先論志氣而後言也今問氣者向來
只為他承上文先論志氣而後言也今問氣者向來

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台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只是用功失起頭處

其為氣也至夫至剛以直養而無筭則塞

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至剛不可屈撓女巧反蓋天地

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慶源輔

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惟

浩然之氣也新不言用者齊體則足以該之矣

其自反而縮如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縮字意之則

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

而充塞無間矣新安陳氏曰充塞彌滿乎天地

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不慊於心之

時自然有此氣象○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

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

無害是用功處塞于天地之間乃是效也○問他

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是

養氣知言便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仰不愧俯不

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

賤威武不能移之類皆此大氣之正所謂其為

所答只是說問孟子能捨當得此大氣之正所謂

本文看之便見子細○魯齊王曰此氣之正所謂

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不善而正氣也程子曰天

流行參差不齊故本然者自浩然矣○程子曰天

也更能去其昏濁則本然者自浩然矣○程子曰天

通義白雲許氏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公字也氣得於天故能浩然而直義乃天地間至理皆是公為有私也便不合公道便不合公道便不合公道

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

所言浩英之氣乃是言
一身之氣而故曰浩英之
氣也吾身本小公而無害
則塞天地私則小公故
大

其小也附纂黃氏海鏡曰浩然之氣須於

心得其正時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朱子曰

去人便更不稟得底否曰浩然之氣無欠關所以程子曰

氣也稟賦清濁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說氣稟却剛底

便粗稟賦清濁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說氣稟却剛底

因說不動心滾說曰此事無氣魄便今人說不是說氣稟

這氣魄便動心滾說曰此事無氣魄便今人說不是說氣稟

孟子曰浩然之氣本是以天地之正氣也養而無害則全

其本體而塞乎天地之間若夫集義而後養而無害則全

身而失其正大之氣也如氣如也而欲然饒乏不足為一

剛大其所以天地之氣也如氣如也而欲然饒乏不足為一

安天與天地之氣也如氣如也而欲然饒乏不足為一

一般樣至大至剛只是善養故耳雲峯胡氏曰

此氣是天地之正氣也東陽許氏曰此氣本不失其所得

於天地之正者東陽許氏曰此氣本不失其所得

至大至剛東陽許氏曰此氣本不失其所得

直道不假乎養衆人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

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

氏曰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

於郊則人格廟則享鳥獸魚鱉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

評眼是字還指道
義言益此道義
氣亦餒耳兼然道
義亦名耳非氣之
有二物也言直氣便
看下面行有懂于
餒矣更自了然註
非是

評眼是字還指道
義言益此道義
氣亦餒耳兼然道
義亦名耳非氣之
有二物也言直氣便
看下面行有懂于
餒矣更自了然註
非是

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為善。為是無和氣來。觀貼曰。所謂一滾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觀貼起來之意也。
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饒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新安陳氏曰。字仍應前註。文疑惑。恐懼字意。憚即恐。但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義。則浩然。○朱子曰。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理者。也。○道義是率。體統而言。能斷制者。所用是處。此

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助得他。○若無這氣。則道義自氣。如何。助得他。○與道。是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功用。○或問。何以言氣之形。而上者。義與道也。曰。道也。義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而理之於氣。後能生。浩然以質也。以理而後。有是氣。而理之於氣。行焉。蓋二者。雖有上下。義與道。又因氣而為質也。以理而後。有是氣。而理之於氣。問。何以言氣之形。而上者。義與道也。曰。道也。義也。○理也。乃如此。苟然不知。所以人言。之後。有是氣。而理之於氣。畧。知道義。其浩然而充。所恃之。且將為。○然。且散漫。索。而道義。在東面。西面。欲特之。而為。○然。且散漫。精。氣。以有太極。在裏面。而無定。道義。氣。便軟弱。蓋綠。非。一。端。故。累。言。曰。仁。包。四。者。故。一。言。而。有。餘。義。在。仁。與。理。體。用。之。謂。也。以。義。配。道。以。義。配。德。以。義。重。

徐敬法古言云今人孫
理得水謂之集致貨交
易亦謂之集言其逐上
倭合非一頂可成也無
家掩人不備謂之襲服
翻美飾於外亦謂之
襲言其專事掩取不
由中出也生者如苗之
生得氣而自滋取者如
取求獲得之取拳手
而可得字義俱下得
精切

配命以義配禮所重
在義裁制之謂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龍衣而取之也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

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

如齊侯襲莒音之襲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

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桓莒○齊侯遣政反通考趙

氏惠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襄公二十

三年齊莊公伐晉遂襲莒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

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

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

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朱子曰直只是

是事事上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便是浩

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

然有此氣象○以直養是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

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

是行一此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

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

取終非已有也○此上三句本說氣下兩句是

字與非字對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

義與自生字對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
字與取字對生是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
○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亦
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為之以壯吾氣然亦
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
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

朱子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兩生一句上只
是條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習

中仰不愧俯不作終有此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
○新安陳氏曰集義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
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
可見義在內非由外矣
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
義外而不復
反扶又
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
浩然之氣矣
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
意詳見
反形旬
告子上篇
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
又自集義而生
朱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所生是氣
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
○告子
之病蓋不知心之養成
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
○告子直
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
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雙峯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後說集義而
及道者蓋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有用其
體配道在其用配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也言
二餒字之分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

蔡氏曰忘与助長皆生於正之不得

憊則餒是無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體非道義
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
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此是字正與
下句非字相呼與簡言是如非如彼耳
○雲峯
胡氏曰集義即是直養義與大學音義同自慊則
作為以害之集註訓餒字與大學音義同自慊則
心廣體胖不慊則餒字正與廣字音義同自慊則
註訓以直養則曰白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
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一夫子所謂自反
而縮來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知言一集義二養氣
三配道與義四浩然之
氣五○比一段說直養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

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長上声

揠焉反

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

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

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是極近世

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

如有事於顯更之有事必有事焉當用敬否

評眼必有事說得極妙非懸空亦非執象人且探之幸是怎麼以集義字待有事而集義也曰幸如農之耕士之讀自有本等非專門者流專以卷良之為也

李氏

程復心曰正則有所待蓋必之意古人言正字皆謂必也

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荀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須要把做事去求也須要把做事去求如求敬心也須要把做事去求

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齊人伐我北鄙公孫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單辭也曷為以勝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出也

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

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

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

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

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

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
失養而已握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
而無所害矣朱子曰勿正勿待也勿忘勿忘以集
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浩
然便作起令張主謂已却便去無所屈繞便要發
去正勿助長是論氣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
夫孟子曰勿正勿助長是論氣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
不要等待則不要催促論集義所以義為主故失之
○人能集義則氣為主論集義所以義為主故失之
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問待之不得則必
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
今人於物苟施種種之植之功不至於日全之時則自
然成熱若方種而待其必長則章在動心不動心
逆天害物也甚矣○養氣一章在動心不動心
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集義
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
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

說打硬脩行一般問此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
集義方生曰有本自浩然集義合下恁他別勇是如
義方生曰有本自浩然集義合下恁他別勇是如
何曰從此只是蠢氣便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
章頭從頭節節說來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
不可只畧涉獵說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
當然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南軒張氏曰
不助長而或以人為加之二者之為害也甚矣
忘之為害則或以人為加之二者之為害也甚矣
閱苗之為害則或以人為加之二者之為害也甚矣
氣而使之不長猶憂氣之二者之為害也甚矣
乎敬而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也必有事焉為有事
乎所敬而孟子則曰敬之於集義非持其志其能
乎敬而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也必有事焉為有事
忘之說以直養勿助長是也○說養而無害必有事
焉而勿忘集義助長是也○說養而無害必有事
襲而取之義助長是也○說養而無害必有事
無益而忘之者不耘也○說養而無害必有事
效而助長者者也○說養而無害必有事
必有事焉者也○說養而無害必有事
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正道集義所生

是養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
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
持志上在事勿忘念在集義上又集義則此志全在
義助其意何謂曰暴其氣○問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
矣其者皆集義所生底故乍暴其氣也似浩然不足
氣賊其集義而巳不通特養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
助賊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潛心玩索而強探力索之
類皆如是助長○雲峯胡氏曰必有事焉是念之
合乎義而無一也謂之有義也集義之外無他事
一事之義不義也謂之無義也集義之外無他事
之必有事於是此也謂之外無他事也但必於此者
有所期於彼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
無間斷期於彼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
忘則集義之心愈無間斷正忘其助三事勿正而
為害助之害愈甚大抵必有事始集義是以直養
正忘助是義衰是害所以孟子始集義無害終曰
之孟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集註亦是一正
一反論以直養正說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
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

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前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
後相應學者當字字認認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
疆聲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
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慶源輔氏
無所害如此則氣得其養勿正而忘作則氣
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又曰所謂握而反害
之者正指告子而言通考東陽許氏曰握而反害
八十五字專言松意害氣之大○黃氏曰如曰孟
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為主勿忘是工夫不
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
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
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
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

蔡氏曰生於其心謂不特發於言之病而已也

蒙引設彼也理本平正偏則不正矣彼則不平矣有所蔽者其平正之理在於心者為物所蔽也如仁義之理人心固有本自平正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窒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彼偏陂也淫放蕩也和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俗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陳子曰彼偏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故其辭說彼是偏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

通義仁山金氏曰知言即是物格知至之効細想孟子格致之行亦是從言語用工本自聖賢之言格來知其原文自天下言格去以要其流章內條目以指異端蓋天下之言是漢感入最難察識者惟異端為甚其粗淺者固易見也然天下之言不同淺深亦不出此數端此章雖不及所知言之方然知其所以病即知言之方也蓋以此理之正辨此理之差其於是非毫釐之間如匠石斲鼻端之聖不容絲髮淺深也大抵人於心中見得有差次是害事甚重其心術識見議論一向如此為害不細小差則小害大差則大害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人見聖賢之論異端則曰衛道而言詔之未雨殊不知其為救世之大功老子之言其害實則為申辯虛則西晉佛氏之言其害淺則為梁為南宗深則真是無父無君率歟食人

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氏曰知言則善惡和正皆當知之無此之盈知獨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為急故曰揚墨之道不息孔

蔡氏曰生於其心
謂不特於言之病
而已也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復扶又反

此理本平正他長一短坡是山一
邊入如坡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
深入之義也其辭一放蕩而過說得
不見岸了故於其辭一放蕩而過說
地陷入深了故於其辭一放蕩而過
不地陷入深了故於其辭一放蕩而
與正路相離了故於其辭一放蕩而
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辭後走至窮
了故其一辭畢竟用不辭後走至窮
不故其一辭畢竟用不辭後走至窮
子本說愛毛以無差等却說施由親
却說父毋經皆是道却說施由親
儀秦似邪佛似道却說施由親
有則自以如○道却說施由親
言是蓋非且莫辨矣然必是言又只
直者非且莫辨矣然必是言又只
四者非且莫辨矣然必是言又只
那分分明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如
理分分明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如
氏曰知言則善惡和正皆當知楊墨
正人之心息和說莫此為急故曰

正人之心息和說莫此為急故曰
氏曰知言則善惡和正皆當知楊墨
理分分明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如
那分分明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如
四者非且莫辨矣然必是言又只
直者非且莫辨矣然必是言又只
言是蓋非且莫辨矣然必是言又只
有則自以如○道却說施由親
儀秦似邪佛似道却說施由親
却說父毋經皆是道却說施由親
子本說愛毛以無差等却說施由親
不故其一辭畢竟用不辭後走至窮
了故其一辭畢竟用不辭後走至窮
與正路相離了故於其辭一放蕩而
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辭後走至窮
不地陷入深了故於其辭一放蕩而
地陷入深了故於其辭一放蕩而
不地陷入深了故於其辭一放蕩而
與正路相離了故於其辭一放蕩而
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辭後走至窮
了故其一辭畢竟用不辭後走至窮
不故其一辭畢竟用不辭後走至窮
子本說愛毛以無差等却說施由親
却說父毋經皆是道却說施由親
儀秦似邪佛似道却說施由親
有則自以如○道却說施由親
言是蓋非且莫辨矣然必是言又只
直者非且莫辨矣然必是言又只
四者非且莫辨矣然必是言又只
那分分明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如
理分分明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如
氏曰知言則善惡和正皆當知楊墨
正人之心息和說莫此為急故曰

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 故以病言心存於中... 蓋蓋道尚有一邊是道... 為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 道理好好底亦好底... 因不仁好底亦好底... 箇所字如必固我起於意... 是病源所蔽而所離... 不病在去其蔽無所蔽... 醫然病在去其蔽無所蔽... 不病在去其蔽無所蔽... 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 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 賢之學始○雲峯胡氏曰... 是非得失之所由然此所謂言之病者其然也

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 故其失者而不知之也... 於離窮四者而不知之也... 然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 蓋四者之失必起於蔽... 三件亦其深得即其言之病... 其害於政事之失然不可易者... 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 於其政先政而後事... 其事先政而後事... 至著先政而後事... 氏曰孟子之所謂事是自知... 心之失是即其用而如其體也... 非心與理一不可易者... 疑其始者或是不見其終... 者事之大體事者政之條目

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
 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作於其事害於其
 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國國
 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誠淫和道之言
 即異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
 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言不必均先後也彼
 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
 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
 無所疑哉新安陳氏曰集註於養氣知言兩節皆
 求於心不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
 權衡以較較音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
 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新安陳
 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
 然後能知衆人之言也問程子之說莫直是喻心通
 之中則不能辨決矣於道者否宋子曰此只是言

朱子子郭氏書論
 此章

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
 般如河解辨得他○雙峯薛氏曰知言當如何用
 功程子心通乎道之說硬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
 格物上做工道便是箇權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
 以較輕重無有能逃之者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
 欲以知知道自謂所以全不反求諸心如杞柳之
 以只取必於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
 二說之則又移為湍水之說第一說用不得又換第
 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
 頌而孟子及所以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
 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
 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而無餘
 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動心無餘
 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旨惟此也蓋之而無餘
 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此章要旨惟此也蓋之而無
 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故能知
 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章之
 明白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
 氣行之之正意止於此圖考東陽許氏曰
 於此而正意止於此圖考東陽許氏曰
 敢問夫子惡乎長至此必從吾言為三節

引我於辭命
此命字是為命
得德草創之命

說如字行去声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
則夫子既聖矣乎

蔡引問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是亦兼言語德行而有之乎曰
且之字淺粗淺善言為只是善言德行而不善言辭也以此當孟
子之善養氣若以理言則嘆見兼言語德行然公孫丑之見不及此也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

林氏名奇字少穎
官至宗

三山說辭言語也

說如字或讀
作悅者非

德行得於心而見

摛角品
成公之
師也

見形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

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

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

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

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問善為說辭則
於德行或有所

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
分上事也朱子

曰得之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
我在人一也知

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
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

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程子曰孔子自
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附

纂黃氏洵饒曰欲使學者務本務本純德行上教
夫工

述心平七四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

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

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

夫聖之夫音扶

引字不厭者求以自明故曰智也教不倦者擁已及物故曰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孔子實既聖而猶不敢當禹湯以我為既聖惡是何言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朱子曰中庸成己仁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是體成物智也是陳氏曰仁智互為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知智為體則仁為用仁為體則智為用雙峯饒氏曰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子貢問輯釋論之附纂黃氏洵饒曰子思之言主於行

昔者竊聞之孔子子貢子張皆有聖人之

子貢之言主於知此乃入德之事以進與而言彼以成德之事以行道而言

安

通義饒氏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德居子所性不溫仁義禮智而已惟聖人全體備焉各極其美其餘則或得其或具而微如子貢焉實近仁子游精密禮子張高明近智是於四德中各得其一非闕顯是四德全俱未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上聲也公孫丑復扶又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朱子曰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其威儀皆一體也惟顏淵冉閔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缺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

曾克得
廣大如
聖人之傳
博閱泉
甫

曰姑舍是

合上声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季氏曰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
歟天合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
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之志願學孔子不幸短命而
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總遜第一等事與別人
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
後須要立行以駟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

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得何如之問何如者言夫子肯處之否曰不同道則亦在所不處矣故不必依百世之師意說作與孔子不同道也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
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
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
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
主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
之處聲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
於湯如是者五乃相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
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向○雲峯胡氏曰孟子以伯夷伊尹具聖人之體而未
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
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

通義自許氏曰集
註羊夷之實皆
是賅貼經文說非
言二聖人凡也
凡也凡也凡也
言非民不使避紂
隱居
言非君不棄歸文
王言
治則進去武王言
亂
退聘用之言位亦
進
使之就桀桀是去
位而
進於亂桀不能用
復
歸湯是去亂而進
於
治何竟非君不
問
桀何使非民不
扶
商

通義白雲許氏曰孟子言所願則學孔子又贊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蓋孟子知言養氣才德之度越諸子惟未至聖人之化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亦善言德行及及其積久惡得不化

子之聖通考東陽許氏曰宰我子貢至所願學孔子為四節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

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朝音朝

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向以言之也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魯齊聖人王氏曰此亦是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新安陳氏曰上文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大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

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存疑汚對智字說智足不知聖人分明是高明之然縱使其汚下而不高明諒亦不至阿私所好夫雖汚下尚不至阿私

好去声

所好而空譽之况智
足以知聖人豈肯阿
私所好而空譽之
乎則其言之可信
也明矣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
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朱子曰
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當屬下句讀慶源輔
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
而空譽之則其謙趣汙下矣高高明與汙下正相反
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
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

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夫
子賢於堯舜有論宰我此言之失者南軒張氏曰
殊不思孟子引宰我此言為甚曰遺書謂語聖則
不異事功則有異曰便是這箇意思五峯云成一
時之勲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

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
異就其所為事與成而此言事功之遠之不同也
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
功始終成就不斷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
之君不作與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認
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
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
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我此言
可謂深知之矣於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
以表而出之先也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遠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存疑夫子之禮樂規
其答顏淵為邦之
問斟酌四代之禮
樂以立乃世常行
之道作春秋以寓
王法則政之所設施
從之所成就固可
見矣

禮部增補禮所以節
政故見其所遺之
禮有故亦間而其
政之尚文尚質可
知樂所以敦德故
聞其入所遺之樂
有善善而其德之
或性成及可知

存疑豈惟民哉一
句喚起下文這裏
含個類字故表之
曰麒麟云

麒麟兩雅云麟屬
身牛尾一角
毛詩義疏曰麟馬
足黃色圓蹄而
有肉音中黃鐘
至仁則出
云牡曰麟牝曰
鳳凰格物總論云鳳
神鳥也雄曰鳳雌曰
凰五色備
君子國先
飛則為鳥
丘垤奈虛
合致云廣
曰丘

言木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
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
王無有能遁其情者新安陳氏曰差等猶言品第
德二句鑒之皆不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問
能逃於洞察之下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見
其禮而朱子曰只是大樂而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
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其樂而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
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
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禮而
見而不知夫子之聖如此也說夫子見人之禮而
知其政聞人之樂而如此也說夫子見人之禮而
生民以來未有也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
然不如前說之順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

堙大結及潦音其

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
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
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上聲鳳凰羽蟲之長垤特挺然行
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派特也
萃聚也衆所聚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新安
曰此聖人字是汎說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與知

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雙峯饒氏曰孟子
游子夏子張冉牛閔子顏淵皆曰始舍是伯夷伊

文林貫首
字力是土
力大國以
是實心仁
不待大是
力的意

云以作用
地甲兵之
勢力言德
是實心仁
不必有勢

尹雖是古聖人然伯夷偏於清伊尹偏於任不若
孔子之時中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解孟子與解
論語不同論語章句短孟子後血脈貫通而後可全
章大旨所在又復看教前孟子動心孟子逐極言養
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之言養氣之既聖乎養
遂極言夫子之聖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學而
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
深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貫學孔子承聖道也前
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孔子承聖道也前
許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東陽
氏潘生曰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
謂塞乎天地子思之致中和論天地位萬物育是即所
之間者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
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
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

此章如本非有為仁之真心乃以其土地甲兵之力而借其力以為仁者斯則伯矣
然伯者尤未必有大國苟非大國則無其力之資則亦無其仁則亦何
以能霸哉若夫理得於心之謂仁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往而非仁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
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
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朱子曰以德

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潤是自
已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
便是先有仁且如湯不逆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
是前底面雖欲救民能作元不可得也武王聖明
無是前底面雖欲救民能作元不可得也武王聖明
后是聖明雖欲救民能作元不可得也武王聖明
出皆聰明之德若假仁其道何由○民水火之中
多須有仁如是實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
衆非有仁如是實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
德非有仁如是實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
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是假仁也尊君義也湯放桀武伐

於紂以救民為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放楚以尊周為主其事仁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蓋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是假仁處通考楊氏與曰三代之前功為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為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霸霸者始強而終弱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

瞻時驗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入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慶源補

力假仁者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已成物者也何以偽德人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已成物者也已以偽感人以偽應已以誠感人以誠應如
○鄒氏曰
形散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
完剛陵人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問王霸之別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所在已而假之也
所以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慶源補氏曰
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脩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論自古論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者明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為優矣○新安

傳宋史新編列傳第六十卷及排韻萬姓統譜宋史藝文志鄒氏孟子解十卷

陳氏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雜以人欲崇王道
然霸功亦擴天理過人欲也
善服人以善養人重在服養
二字此章重在力德二字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
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好去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夫其得
之之道不能免也
朱子曰此亦只是為下等
人言而後行仁哉
程子曰此卦象傳曰且得
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
輔其民猶勝於全不
顧者此章近之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

蔡氏曰離騷經註曰
能歎名能屬多力故
才者謂之能
有絕今

雖大國必畏之矣
仁則柔理固也
微言王三原曰國家
間暇蓋指無敵國外
患言非言等無行事

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
必畏之矣

開音開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疆上仁之事也
倪新安曰禮記表記云畏罪者疆仁謂勉疆行仁也
貴德以下皆疆仁之事目

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
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

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謂賢者有德但使之在位而
不任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而任事
復峯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
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不同
就其間使能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謂賢者有德但使之在位而
不任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而任事
復峯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
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不同
就其間使能

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豈有無能之賢○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以明政刑即書所謂告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則崇也秦誓篇

徹直列反土音杜綱音稠繆武彪反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

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爾風鴉處脂鴉吁驕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

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纏綿補茸入反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

蔡氏以迨天之未陰雨此詩以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此明其政刑以今比下民或敢侮予此

謂根為杜

蒙引今此下民註曰在下之人詩傳曰下土之民也蓋鳥之巢在民之屋之上故曰下民

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雲峯胡氏曰為此詩者知率性

般音盤樂音洛赦音傲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來禍

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唯安峯饒氏曰般樂則不服明其政刑

怠敖則不暇貴德尊士○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則辱也

蒙引今此下民註曰在下之人詩傳曰下土之民也蓋鳥之巢在民之屋之上故曰下民

般樂蓋樂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樂之意此所謂縱欲也怠惰也傲恣慢也此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勤言怠傲以靜言

易既濟家傳云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揚明云大雅文王之詩
云人能常三思念配合
于天命則多福之末
寔自以配命求之

通義云文王曰古者
皆口傳授故字
武或不一也古人
方言多又四声
讀
蒙引天作孽如水火盜
賊之災誠於可避至於
放僻邪侈以陷乎罪安
盜詐偽以失其身者其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奉
天地之回皆為牢獄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
仁之辱禍也皆自已求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

猶可遠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皇極外篇才三十一板曰
天之孽十一猶可遠
人之孽十一不可遠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

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

遠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音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

已求者蔡氏曰及時而樂教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

○新安陳氏日記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

疆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
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
遠不仁之辱亦過
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

朝音朝

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雙峯饒氏曰俊傑謂人中
之俊傑者非禮也况之虛文與之言
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也况之虛文與之言
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諛遠色賤化具貴德皆尊賢
之道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

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禮記王制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閭譏
 而不征通考趙氏真曰廛市者貨財諸物即舍之
 稅所謂列肆之稅王制疏市者或治以市官之法
 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或治以市官之法
 而不賦其廛周禮地官司徒司市市官掌市之治
 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
 商賈音古阜貨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
 以質劑即隨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
 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手書言保劑齊也質劑謂
 賈音古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誣反告反面去
 盜以泉府同貨而商賈為主蓋逐末者多則廛
 為主朝夕朝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蓋逐末者多則廛
 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蓋逐末者多則廛
 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朱子曰市廛者各出廛賦若
 于下如今人賃舖而相似更不征稅其貨賦亦不
 而取之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巴雖廛賦亦不
 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

本農
未商
也利分習

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市廛此市在何處
 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
 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
 朝每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
 門大夫士皆不得入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
 市平物價治爭訟入則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
 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
 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其路矣

鮮見形旬前篇獲峯鏡氏曰閭譏之制九眾途所

傳方所待之節傳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究節是使
 用傳周禮所謂以節者是也

揚明之虞 昂民居宅
所謂二畝 半在邑者
夫是一夫 百畝之稅
一家力役 之征此是
罪民無職 事者里布
是二十五 家之布此
是罪民不 種桑麻者
布泉布錢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比悅而願耕
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

之氓矣

氓音商 文林貫音云此廛字與上節廛字不同上主賦言作活字用此主地言作死字看上節廛亦說市宅彼是商之市宅此是民之市宅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
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
力役之征也周禮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

通義布幣名
曰泉也即今謂
微言揚升菴曰氓字從
亡從民謂流亡之民也
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于
他國者

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
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質
物詩云抱布貿絲貿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
不毛者罰以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三
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
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
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今戰國
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平出此夫
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問一里二十五家
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恁地重而游手浮
浪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下錢却重而游手
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王之法以
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
困者所以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
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未流之害縱人欲滅天理
者也漢書食貨志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納緝
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納緝
里布是布錢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緝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
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
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
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復峯饒氏曰吏君所命天
刑人殺人九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
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
為仇讎復峯饒氏曰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

蒙引天地無心而成化
此何以云以生物為
心邪曰天地別無心
當其是生物而已則
其所正其性皆在此
比使有心之道畢竟
天地之心不得以人
心靈活也何也動物則
有覺知故其為心也
活靜物復不知此矣
此動物之分也草木
亦是靜類不能運動
或曰水對山則為動其
實亦靜也其流行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天地

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朱

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身終有這血氣之身

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

著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甄蒸飯

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裏面便蒸

得熟天地即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表一
番便生一番物所謂為心者豈切切然做似磨子
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復峯饒氏曰人心慈愛
惻怛總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所以謂之不
忍人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

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
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
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
伐何向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况鄰國乎
○新安陳氏曰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弊而
一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過人欲擴天理也

蔡氏曰此章大抵亦如仁則榮
又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皆為當時諸侯發

哀
之說非也
不忍人
不忍人
人也合

彭拜衛徽號開者
勢之辨微也其朝
以者竟之嘯吸
所使也章亦隨此
而動耳

舉先王見人言攝
充以法先王也

先王全此心無物
欲之害故也

不忍人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人
之正此即謂物之謂也○西山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
惟以生嘗一息間斷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
地生何嘗中出故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為最靈立天
乎皆有不忍性中所以謂仁發出來便是人之心者
仁忍則非仁性中所以謂仁發出來便是人之心者
心所出後而提心起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
便指也蓋不忍見此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動
者何也蓋不忍見此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動
心則頑忍非人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心以
德曰好生好生之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
也為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

運之掌上

蔡氏曰全體字與上文物欲害之句相反照本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句無全體意朱子解之以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何以便有不忍人之政耶先王全體此意無物欲之害故也此朱子疑經之法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
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
仁之隨感而應用仁之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
也獲峯饒氏曰斯猶即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而後能也若眾人則須待充廣○西山真氏曰人
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推聖人
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
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
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

此即所謂不忍入之心也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

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

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入之心可謂善形容矣

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

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反苦江子是惻

隱之心朱子曰腔子猶言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

惡去声下同

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
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滿這箇軀殼都是
測隱之心統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
應小感則小應勉齋黃氏曰陵陽李氏謂腔子
指人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
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骸百骸充塞滿無
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欠缺也此說極是通
考朱子曰滿腔子是蓋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
腔子是是非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謝氏
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
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天理之自
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朱子
乍見孺子時也著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
暇思量到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
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見如孺子入井如何不
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
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

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酸虫來○惡其聲是惡彼不救人之名○西山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于吝非欲以辭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辨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雲峯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則便非本心矣

由是觀之無慚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土尸下同

二字共活字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吐雷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上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司上蔡見明道先生舉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而後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說上蔡開得過失恁地慙惶白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則隱之心久之之會動唯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動處便是則動若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有是非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是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浩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些動意未嘗止息只怕間斷了○羞惡辭讓是是非雖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較大小或問孟子專論不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

忍人之謂也性之謂也德為仁義禮智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
仁也情之謂也性之謂也德為仁義禮智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
其言為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復源輔氏曰人之
所以為此心論則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
中故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
於已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
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心至此
則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
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
者豈其固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本真耳○庸田
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儒子入井一事說論惻
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

情者也性之主○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
統如統兵之統心有以主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
是靜時無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新安陳
氏曰性情字皆從心○性如性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
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性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
是觀焉又曰此六字橫渠語端緒音也○潛室陳氏
倪也物之緒也○盤之繭絲在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
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集註於外○
庸田黃氏曰註謂端首也○疏謂端本也○集註以為
緒也如縲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上
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
而緒見於外也○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為端緒
何係乎曰以於外也○問見蔡季通說端乃尾如
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
端以兩緒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問孟
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
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息說起○問

元亨利貞自有次第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
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四端八箇字
每字是一意測是方測然有此念起惡是慻然後
隱痛比側為深蓋者推與他人之惡惡者自是兩樣分明
者辭已之物讓者推與他人之惡惡者自是兩樣分明
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
四時若分四端入字便如八節○側隱自是情仁
自是性性即此道義理仁是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
理發出來方有側隱義理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
有羞惡禮却是辭讓之理發出來方有辭讓智却是
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
底道理則隱羞惡辭遜是非已發底端倪如桃
仁杏仁自無形影要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
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側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
得最切分明不道側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側隱
別取一箇物事說仁○側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
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動之端便動若親從兄又是自然
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親從兄又是自然
順處見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自然
性情所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
此四者之中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

親

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
已仁字是箇生的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
固仁之本躰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
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
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
也○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外面可見底以
然發見於外○然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
躰本不可以名曰言孟子時異端蠢起往往以性
為不善孟子每曰言渾然本躰則恐為無星之秤
無寸之尺而終不足於曉天下於於是別而論之
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
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
籠統都是不動之物所以外邊縱動其中便如赤
爾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慻隱之心形如蹴爾
如妍媸美惡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
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
隨感隨應折而四之性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躰
中粲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
發也渾然全躰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

見何以知其然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
然就他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
其技葉則知其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
則可驗○雙峯饒氏曰孟子論性唯是這一章說
得最分曉通考朱子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
靜而言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統之統
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心統情○陳氏懼齋曰情
者性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其發者性之
實也是為情即孟子四端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是也故情字當訓實字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
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

通義自雲許氏曰擴
而充之是日用之間
隨四端之發者推廣
而充滿之積之久則
如火焚泉達其勢
自有不能已者既能
如此而又充廣之方
能盡四海之大兩充
字是兩意上充字
每端發處充下充
字就應天下事上
充

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句知
皆兩字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則其日
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
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
之至近而不能矣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

又推一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問推與充字
 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問推與充字
 曰推是及人之道也○若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
 吾幼惟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
 相似惟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
 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
 這般子滿只是空殼子○問知不能充廣則無緣得
 字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缸相若○能
 知而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
 問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
 知得保四海是惟擴而後能充則知皆擴而充之
 足以下保四海是惟擴而後能充則知皆擴而充之
 說下就保四海是惟擴而後能充則知皆擴而充之
 擴矣○此心之量本是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說
 是一人不能自充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
 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
 足以及天下此皆未足四海○獲峯氏曰集註
 充其量自足此皆未足四海○獲峯氏曰集註
 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
 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相
 愛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相
 不得宜是充義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相

之流行發達常如火燎原赴海若不充廣則如
 可遏便由此而可燎原赴海若不充廣則如
 火集然然而即成泉始達而即壅便只德地休了所
 以集然然而即成泉始達而即壅便只德地休了所
 問四端衆人皆有新字正非衆人之所能曰知皆
 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衆人之所能曰知皆
 知所以充之而充之於字皆字衆人之所能曰知皆
 是朱子云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端訓
 曰朱子云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端訓
 始字充切如發端履端則四端是始發處端訓
 言之凡有端若火始然泉始達皆始也孟子既
 端始達便是泉之端側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
 心始動乃是情之端為善處是心也人皆有之端此
 能無智愚之異由充與不充而己如乍見孺子不
 將入井看是何等充之其仁將不可勝用所謂仁之
 端與天理終動人欲便萌於其內交等心生循是而
 擴天理終動人欲便萌於其內交等心生循是而
 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仁之端漸然矣此自謂不
 能者始於充與不充之端漸然矣此自謂不
 充者始於充與不充之端漸然矣此自謂不
 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

此圖者衍誤也元本無之

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量○此章
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
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
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
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反求默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
也擴充之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既窮理又
能力行則天之所以行我仁義禮智之性可以各
各充滿其量而無遺憾矣前言日新又新將有不
能自巳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
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
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
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性者心
全且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理反求默識
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於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
是盡心而知之無不盡也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
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

信

通義仁山金氏曰四行皆
出於土試及諸身以月屬
水心屬火肝屬木肺屬金
脾屬土壯脾受飲食而
四歲皆食於脾

白雲許氏曰四行非土
無以生而能非信無以成
即大地也無地則金木
水火何所倚信即實
理也非實理則仁義
禮智為虛言矣集註
所謂定信以方言成
名以時言專氣以溫涼
寒暑者之氣言無定信
即下文之於四行無不
在無成名無專氣即
下文於四時則寄王也

誠心為四端則性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
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
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
去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四端不言信如實是
○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
夏乃土之本宮故充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
以此○潛室陳氏曰五行無土位位在中按饒
氏云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
方論之亦未嘗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不可執一
見朱子之說未嘗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不可執
一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方看方見得試以可
一六水居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木位乎東不可
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
位也一三二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
季各寄王十八日木火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
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土皆不可是則
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名而名無所不

祭虛存曰孟子此說當年有獻友之者曰矢人似不仁於函人然為軍者得矢以射賊則未害於仁為賊者得甲以自衛則函人之耶慮矣巫為人祈生亦有罔之生也幸而免者匠者作為棺槨死者人所不免向無棺槨則委於海豈由是言之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

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四方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
驗惻隱之心而悉及蓋惡辭讓是非之仁言繼因體一仁也惟聖人能以是心而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知其本有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也也若眾人則不能識察不能擴充此心雖發隨也真自棄也又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存焉者寡矣見孺子而惻隱天理也內交之類即人欲矣四端能充不能充之分判於天理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亦在於過人欲擴天理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亦在於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心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狀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去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當擇說起引上入當擇仁而處之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壽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存疑莫御不言無人阻也

不智是昧於術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論語集註作擇所以自處古人引詩斯章取義古語亦笑彼以叔里言目上文也此以擇自處言門下文也然此說可兼彼義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直也乾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
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
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證擇術微有不同集註於
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仁
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
曰尊爵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
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是得之最先朱子曰
形以生也○新安陳氏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
生意之始為亨利貞之長者在人則為本心全體
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
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去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
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

豈非不智之甚乎

慶源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則尚賢乎四者之中故為
本心全躰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
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
天理方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
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
也○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
止者乃其心於不仁豈非不自智乎故仁智二者常
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言智之不仁者常
此是也○通考陳陽許氏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
而不仁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為

由與猶同

役由乎人而耻為矢也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耻為乎矢人而

慶源輔氏曰不

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
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如耻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久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
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止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已者及求諸已而已矣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為當時君大夫言之
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
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
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已已能為仁大國

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先
人役之役○斷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
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與
不在人也又言反求諸已皆言為仁由已其機在我
於是非之心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
言是不智也欲人以羞惡
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
之義而求為仁之機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

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入規如諱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

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
吝則安其故常曰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已其

章圖程氏復心曰自
修二字難出大學而
集註於此下此二字
極有意

禹拜曰言大禹獲
皋陶稷皆有此
語秦氏註曰言
盛德之言也所以
敬其言也

功深矣。○慶源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弱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笑。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自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修。則亦不能然也。○謝安陳氏曰程子深贊子路欲修身補過也。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曰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

之善也。懷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

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

大舜有大鳥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

人以爲善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

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

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

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程子曰樂取於人爲善

善乃公也。○問善與人同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

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私於已

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已

孰爲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

立已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已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章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誠已之善。是與人爲善也。是著人之善。○慶

通義吳氏程曰取
之於也。已謂彼之善
而用之於己也。

蔡氏曰耕稼謂耕那
稼也稼以禾言詩
曰在田曰稼

為庶人故微賤

尚書舜典小序曰虞
舜側微正義曰此云
側微即堯典側陋也
不在朝廷謂其
人貧賤得之微居處
褊隘故曰陋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帝紀五
耕歷山歷山之人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病也一年所居成聚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
夏兗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

莫大乎與人為善

蒙則許耶二字亦難曉今姑以通語贊之取諸人以為善
則是引其人以為善矣所謂許耶之二字同是引之意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
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
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源輔氏曰舜之取
助人為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取諸人
以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吾取人之善以為
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為
物之善孰大於此君子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
無彼此之間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
有以及於人朱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
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
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已之未善而從人之善
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
是許助他為善也
○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

通義曰雲耕氏
曰舜固未嘗有不
善之可言亦不待
人之善為己善也
無二毫私意而徇
下之公則舍己從
之謂也事之善
人為之己亦為之
取人為善之謂也
耕稼陶漁是也
之聖天下固皆知
人見己之可為若
而舜若是是
為者善矣安得
都為善乎故曰
為善也

千百年眼云事君交友常也立朝與言暫也進一步意推此孟子推思是伯夷思亦但描寫其意向如此非寔事云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
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

兼于路禹舜言之三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末二句却單說舜○新安陳氏曰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欲比曰理端過飾非視于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私私已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已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為公○新安陳氏曰語錄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即此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以為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已也末一句所謂在已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輔氏謂末二句比自單說舜竊恐未必然

朝音朝

惡惡上六言下如字免其罪反

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

然去之若將挽馬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

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

已

通義塗炭謂民陷於厄執於炭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禹去而不顧之貌

挽汚聲也屑趙氏曰緊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

屑就言不以就之為緊而切切於是也合趙氏說以

蒙引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

况韻會况工色賄同母罪切音與美委切音美况莫切音美况急也

文之註兩說兼用則理愈足矣說文說不用非也

中見有火二見之說

解一骨字已語助辭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惡人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胥之意亦然○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許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胥

去已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通考傳註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展無駭之後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免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宋子曰進不隱道人所見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是任道○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所以說則下文不同矣○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在道也○

卑小官必至於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
袒揚裸程而與之儲則必至於流而柳下惠則不
自失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寬以處眾而不輕與
人絕者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

子不由也

書曰譚曰君子不由此君子乃時中的君子若孔子是也

後學

隘狹窄也側格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固皆造

七到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

可由也宋子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

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也○問如伯夷之清而和故曰隘與不恭柳下惠之和不
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
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

忠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

子多有欠闕處繞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在

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

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

分故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問不恭是處

已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

○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

和愈不恭卻夫學清愈隘矣可為百世師謂能使

薄者寬而制者敦頑者廉懦者立君子不由不其

隘與不恭也○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全

者其弊如此也○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全

所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
○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
之師稱之蓋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
似若相與之蓋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
知戒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伯夷伯夷
而先得其不恭大抵清之極易至於隘和之極易
至於不恭學之者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
恭之失可也○通考雁氏曰動作切切只是
不汲汲於就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如此解屑

衍明云註 時日支干 也時是四時 該十二月 日是一日 該十二時 孤虛空亡 也旺者為主 相者輔 也戰陣之法 皆孤擊 虛則吉

法十人用 時孤百人 用日孤千 人用月孤 萬人用年 孤惟有時 孤最驗空 立成于後

○蒙引云 之屬二字 所說者廣 其在兵家 不止孤虛 王相而止

○防風弟 元儀所輯 武備志 百七十八 孤虛法 空亡為孤 對衝為 旬孤戌

亥虛己辰六甲做此

字方盡其義以聖人觀二子多有欠處便有弊所
以孟子直諫隘與不恭耳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去
實為詳在富強以得民心為本即首篇告齊
君梁之意二章至篇終
皆孟子居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之屬也
也日日辰也史記註六甲無虛法甲子句戌亥為
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傲此如今人以甲子句無戌
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傲此也辰巳與戌對辰巳
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震源轉氏
曰時十二時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震源轉氏
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

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最旺而
以孤旺字即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
為子方實則母虛水到意如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
或德方所曰二者一德月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
自法有細密處亦有天德月德方大其間又
位二時也支即十二枝千即十幹甲兵家用日時
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虛旬孤
辰為虛甲子旬孤虛正亥月以孤子丑未為虛餘
虛如甲子旬孤虛正亥月以孤子丑未為虛餘
占算家所謂卦凶亥為孤子丑未為虛餘
二宮生旺所謂卦凶亥為孤子丑未為虛餘
類皆時分總言以冬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與
甲逐客勝負又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所
分主客勝負又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所
之方又勝負又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所
此皆其屬也○趙氏真曰孫奭疏千支所以歲占兵
日而用之屬也○趙氏真曰孫奭疏千支所以歲占兵
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

管子曰
內為之城
外為之郭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
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
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犯歲
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之顛是也又
曰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六律為萬事根本其
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
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地
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當編類而推之
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為柱下
文分兩處
徐敬弦原旨云天時地利人和當特設無若孫吳輩亦都曉得
但不知其重在人和月故孟子特揭出示人
夫音扶

曠日持久四字出史記
列傳五十二王父偃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
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矣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
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

也
天時地利但不知人和
况時是時屬天利不和
而巳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恃通考仁山金氏
曰黃牛皮者為革甲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皮

通義仁山金我曰
封疆古者每國封土
為界尔雅水陸川曰
谿注谿曰谷

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無儲後世
軍儲獨以米故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
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理而已舉措
和者在山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
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之於天下雖親亦疎
也亦孤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亦疎
峯鏡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曰封

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不
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

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

以得民心而已
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
之心為本而亦不發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
為本故論
發此論

章內朝並音潮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

蔡氏曰
如往也

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

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

牛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意只是說他不合來召為其賓師有事則王自來
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
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待幣來聘而
首受其幣而往見之為陳代如不待其幣而往聘
哉此以在幣而往見而言各萬章天子不召而往
未嘗受此以在幣而往見而言各萬章天子不召而往

明日出勇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
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
如之何不弔

既失禮矣其托疾又不誠若何而可往哉○新安
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
與孔子亦瞰陽貨之亡同意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

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
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
朝然又出弔東郭氏而使知之其非疾者所以警教
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蒙引曰孟子本欲朝王矣王托疾召召若可往也曰彼自往朝則非往召猶可也今既召召余而往則是實師底召矣子思子所以執而不往

通義 仙金山氏曰曲禮辭以疾言曰有負新之憂病不已采新言人許疾常語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新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新之憂言病不能采新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陳氏曰王先託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羨觀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辭促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惡平下声下同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
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
之說擊、器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
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
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
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
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
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
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
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

夫音扶下同

蒙引謂不論其心但
以禮自問論也景子
俗人聞孟子之言全
無醒覺

景子曰若者許而不行也
陳氏曰禮應之緩唯應
之速鄭氏唯恭於禮

蒙引本不謂如此說只
緣景丑俗人恐他未
信得到不如提撥
所以深明其言之可
信也

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

俟候獲官謂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言孟子本欲朝

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通義金氏曰禮曰向皆古禮之文今文已無見禮君命召不俟駕見論語在官不俟獲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之言是或

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臣不俟獲
謂朝廷
今集註
註本多
作官字
疑辭
此景宜已
決矣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明其不可召也夫不可召也夫不可召而王
召之則王疑於不足與有為矣故繼之
曰故將大有為之居必有其所不召
之臣

慊恨也少也或作嘆字書以為口街物也然則慊
亦但為心有所街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
因其事而所街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
字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去夫此豈是不義
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
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二者曾子之說蓋以德
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朱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
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

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祇奉
王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周之前美其
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也故
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
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
廷者則不及于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于朝廷
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達于朝廷者則不及
克于身刑于家推于鄉黨而達于朝廷者則不及
乎彼以友之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
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雙峯饒氏曰
賢之道○東陽許氏曰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
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
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及之臣欲有
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

有為也

祭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

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

尊大也為去聲是故耳雙峯饒氏曰不如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

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雙峯饒氏曰

而後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于

之之意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于已可役使者也所

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

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

不如是則公孫丑之徒范氏曰孟子之于齊處

終不足以知此義也

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問賓師

持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

我任事可以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當仕有

其官召之可以○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

而以責難陳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于外貌者

難陳善言之意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

德專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南軒張氏曰

至而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知者以為為無禮皆

非知者則以為孟子不朝而出也仲子不知者或以為要

君知者則以為大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猶

而不往義也明日出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

使仲考知孟子之大而何則告之曰昔者疾今口愈而

出甲矣豈不正方引以當道可拘其邪志乎孟子

賢邪志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拘其邪志乎孟子

命為人皆可為棄舜故以堯舜事望王若以僕七共

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于公孫仲子告

之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責而自識於景子陳

義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啓悟王心

焉初不可召而後為郡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湯

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皆

有深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

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

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

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無成天上下之情扞格

而俗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矣○新安陳氏曰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

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

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

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

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
一於此矣 謂不免於一不是也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
百百鎰也 炭引一百鎰二千四百兩五十鎰二千兩
西也七十鎰一千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陳臻則統事亦
校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

餽贖予何為不受 賤徐刃友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

之予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也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
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則我可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

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虞反

評眼揚云不曰取貨而
曰貨取性可思蓋取
貨我猶是個人貨猶
是個貨我還作得
我為奴夫尚成個人
平為貨所取者猛
省之句認真我取
貨也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上聲也無辭而義則

可受取猶致也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

矣處物為義之處否曰是也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

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

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

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

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與通作唯當聲於理

而已慶源輔氏曰孟子於此無予尹氏併予言之

所予矣而巳者學者觀此非惟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

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去上声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趙

雙枝曰戟單枝曰戈士戰士五行音列也去之殺之也氏惠曰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

飢上声

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

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

對言此乃王之太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雙峯

曰凶年說得濶如水旱疾疫之類飢歲只是五穀

不熟

蒙引大抵春夏則就
牧地牧秋冬則須用
刈草亦隨新居之便
今之養牛羊者大抵不
出此二端
又凡養畜日則飼之
於牧夜則飼之勿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
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
心之罪也
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
心之罪也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
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見音現 蔡氏曰致還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

為王之為去声

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
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
曰都尊 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去曉王
之也

也○陳氏曰陳氏名賜字
晉山 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

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
者豈非說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慶源輔氏曰

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于譬喻而能
感發于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
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定蓋原不曾有大底
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

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雲峯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不明也終于不改人欲錮之也

抵音遲 龜鳥花反

○孟子謂蚺龜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

為去声 與平声

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

言與

蚺龜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

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声者

通考趙氏惠曰周禮士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罷于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

蚺龜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龜則善矣所以自為則

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通義守舒故及亦
如字註為守如
字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
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
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
際寬裕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
告曲盡而王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書
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悻悻者能識之
○慶源輔氏曰距心雖有言責雖末
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距心雖知其罪然如足
而止不聞其能去也畫賢于距心○慶源輔氏
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
入如朋友相與以少馬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
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
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

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
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臚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
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
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去因此遂行耳尹氏曰進退
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尹氏曰進退
久速當於理而已雲峯胡氏曰集註前引尹氏
理而已此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
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
即非矣可久而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于
惟聖人如此則涉于欲故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
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
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蓋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声下同也反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

數皆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扶夫音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

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南軒張

子雖為卿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
于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
子以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驩則共其事于下若驩于

蔡氏曰蓋有難江
顯言者政託此以告
之

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
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
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
正谷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一事一句孟子言使事
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
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
有司不固不能治其事于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
而孟子固不能治其事于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
之意而不可謂之既矣然自常情觀之則孟子之
典驩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
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
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
言有司既已能治辨其事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
理之事而其中自有正已而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
君子之待小人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
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
象傳文孟子于王驩不欲與言于公行于亦大
見今答丑不迺平平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
也蓋欲使丑自悟耳○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
以為驩正足治之者附纂黃氏洵饒曰孟子為卿

于齊章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易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註曰遠小人之道者以惡声厉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嬴充虞

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

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充虞孟子弟子
章董治作棺事也不
是虞平素以治棺

孟子仕于齊喪去母婦塋于魯嬴齊南邑嬴縣

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

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畫於

人心稱去

度厚薄尺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

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直但也○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
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
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耳盡于人
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只是欲
為人觀美之故也○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于
厚觀易喪葬取之大過可見至周公制禮始為
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雙峯饒氏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

蒙引悅也謂
於於人心也

蒙引
董治
不自治

為奢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

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

瞞髮之飾既有定制則不可得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慼乎

比猶為去声也化者死者也慼快也言為死者不

使土親近其肌膚于天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蒙引天下猶言世也上言無來由為世上惜此物而薄於吾親為何

蒙引此物一字以送不
可指定棺槨曰吾聞之
則此語也安得知古
語是為棺槨說耶或
兼生事葬祭耳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声天下愛惜

此物而薄于吾親也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

之費而儉于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

此同○曰氏曰註云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便是

倒行逆施不順理底于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便是

墨子之葬以薄為道者即是此意○新安陳氏曰

而終凡附于身與棺必誠與校字人有悔焉蓋不

如是無以盡于吾心不為慼不為校也必慼且校

非盡于人心曰盡不得而慼則制不得為者

決不盡于人心曰盡不得而慼則制不得為者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伐與之與平声下伐與殺同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

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反形下

一節解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

見音同私以與人則與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

從仕之人也慶源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

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

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不由其道妄取妄子如子噲子之徒者由其道則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可以罪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

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

伐之也彼孰曰如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

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

秦氏曰不曰無之而曰未也何也蓋燕有可代之罪若有明王在上或湯武為侯伯在所伐

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
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弟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孟子曰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固可伐之惟然孟子則可以告之○或謂孟子于沈同之問曰為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伐之則其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極燕之遺民于水火之中而無殺戮繫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
雙峯饒氏

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天所以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道故天命之征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知以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昭平即

前諸侯將謀殺燕則曰宣王曰此但言王曰疑是僭王也蓋著書時僭王未平無益可稱也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

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

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

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

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
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
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
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
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
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

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
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
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
周公之處上齊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
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
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
比也周公詎忍逆探下聲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
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
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

其用心一也

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

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周公使周公逆知其將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亦宜乎○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情終有不公義之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思言之其情終有不公義之言之其心固正大直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道也○慶原輔氏曰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亦宜乎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雲峯胡氏曰詎忍探其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即公為弟之心道盡矣故曰此天理其自無者人倫其當然者爾爾附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

順猶遂也更聲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聲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

曰孟子鏡賈為君文過之

孝經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注將行也宜
行其法令順之而不
逆

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平用矣而陳賈鄙夫
方且為聲之曲為辯說而沮在呂其遷善改過之
心長聲上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
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
若以第二篇十章勝齊人伐燕十一章齊人伐燕置
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
自明矣南軒張氏曰周公於管叔親愛之而不知
又生過焉注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
為也兄弟惡未萌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自陳
賈觀之以用公為仁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周公
實仁且智者也不期以畔而卒至於畔不免於過
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私恩害公義誅
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能改矣其不得已而
行權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父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

朝音潮蒙引同朝謂羣臣也同是齊王朝蒙人也

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

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新安陳氏曰諫言得侍賢者同朝者皆甚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

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

蒙引他日二字見
得孟子亦遲
其去之意

存疑言不敢請必
後見之期然見王
固我所願也

式子蓋為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

鍾量去聲名受六斛四斗於敬也式法也蓋何不也

趙氏曰四豆為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金為鍾鍾受六斛四斗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

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

此然字六因陳子所進時子之言而曰是知此耶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

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留

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

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

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况本非欲富乎

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

者顯言之則是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固所顯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

且吾既以道不行而去乃復以萬鍾之饋而留則是不得於彼而又欲得於此其趣不足言矣

蒙引因依此也

此然字六因陳子所進時子之言而曰是知此耶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

蒙引夫時子惡知其不可為此而留耶且王之欲養子弟子以萬鍾者豈以予為欲富乎如使予富

新其步絕最必龍
新猶言絕頂

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反玩罔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孟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而受饋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

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雙峯平饒氏曰左

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從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

遂征商人也慶源輔氏曰文王開譏不征是三代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止意者此章之類是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聲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

蒙引言一罔將去
猶俗云都包得去

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
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新安陳氏曰齊
子之道尤為不知孟子之心畫如字或曰音作畫音獲下同

○孟子去齊宿於畫

畫齊西南近邑也

通義史記有畫邑音畫朱子謂齊地有畫邑

音兩說

隱於畫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

蒙引孟子固是
遲於出畫故致有
為王留行但不兼
命而特以意來
這便是無礼了是
故孟子絕之

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

復入反

語去声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

身

引存合纂無人子思之側這人是君余前使以伺侯賢者之人無是人繆公誠意不達於
子思而子思去矣無人繆公之側這人是教其君待賢者之人則不能維持調護教繆公待賢則
世柳申詳去矣上側言客非君王前使以誠意者下側言客不能教王以留賢認是責他自為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

音

雷行之

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

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子思義

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

通義何金曰繆
繆公史並作繆魯元
公之子名顯為國威
烈至十七年立為諸
侯尊夏禮後以公
儀休為相以世柳
申詳為臣
金氏曰世柳後篇
作子柳必其字也相
記禮弓篇屢言子
夏未知是否否雜記
作世柳也世古語
之訛也注云曾穆公時
賢人申詳名見禮弓
人物考閔人傳載申
詳逸民傳載世柳

亦不能安其身矣問池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固如是乎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池柳嘗閉門以避繆公不苟合可見申詳見禮記與池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德若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德若子非有賢自肯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肯容以狗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

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

蒙引繆公是自使人於子思之側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則不以子思待我矣非薄乎亦宜乎我之絕子也

去聲下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外而不應豈為先絕子

慶源輔氏曰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群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且也故末又以不及子思為言泄柳申詳之事姑引此以言齊之無賢臣耳

○子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

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在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

蒙引尹士譏孟有三段曰是不明也二曰是子澤也三曰是問儒也一曰上言孟子只辨是何儒也二曰上言都不管者何耶曰千里而見王是子所啟也既如此

說便見不敢逆以
為不足為湯武
且非于以之意尤
明矣

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声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

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士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

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

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

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

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

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

評眼孟子為此而春
于澤味許由讓天
下而逆旅美其
竊皮冠負非戲論
也昔有比丘尼見趙
列而趙列以手振其
手尼遽曰不意老
和尚還有這不在
別徐曰還是你有
這不在只為君自
家滿肚皮都是干
以之心絕無安天下
之民念故耳耳可
見凡誇人不肖者
俱自家胸中先有
肖然後疑之耳豈知

彼誇之人無有也士
論賢不肯誇人
不肯而非賢者也

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
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認為大言
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
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且之力而

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此節不是直行甲士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通義行金氏曰
昭武人君郁字光祖
號西學於龜山
為其塔奉遺逸
官至福建帥機
論孟遺文作
表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

倦音權之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

詳玩此兩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

予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

汲之本心三宿出晝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此其

愛君澤民倦之餘意季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

而荷反何可簣者所以為果也易乾卦文言樂則行

心不若孟子與荷簣者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

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

去也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鈍而不敏然異夫

如用子天則在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于胃
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
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後宿者私意所發
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魚忠厚之氣真
小丈夫哉雙峯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

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遠之情，憂只是不樂，遠去也。當看情字。○雲峯胡氏曰：孟子則遠之，若與荷簣同，而其憂則遠之之情，與荷簣之愁然忘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勝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不能自己。馬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通義仁山金氏不怨天不尤人見論語孟子稱之君子指孔子此章前段憂也後段樂天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存疑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此一時吾道行止之時也二句有抑揚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木、公望、散宜生之屬。

息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為商，是堯舜至湯六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五年，紂至周興。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存疑過是幸其過不是恨其過以其數則過
五百年之期也以其則可亂極思治之時也當此
時而不得有為則無可為之時矣此所以不豫也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
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
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
舍上声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

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

中說同易言而魏徵
聖人有憂乎子曰
下皆憂我獨得
憂乎曰疑

子曰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微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正窮理盡性吾何疑

仁智並行不悖也
廣陵朱文子曰
者真性情也
言也非老子
不知這一段
後願本末
者真心也
妄念也妄念到
遂所以說
耳後二說都
然不及先生

哉新安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然則孟子

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

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則或問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之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

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吾何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

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

則孟子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則相反自聖賢言

觀之則孟子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則相反自聖賢言

所以此亦未得歸之天

○子平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
祿古之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新安陳氏曰道不行於齊其幾已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先見乎此

繼而有師命不可請又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新安陳氏曰恐只是因師旅之事

而戒嚴耳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

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

楊云無聊之談耳非真情矣

之不亦誤乎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書

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

而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不覺也初見察王之

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不受其祿姑留

徒為苟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

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慶源輔氏曰禮則

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也不受齊祿義也

臣便是義雙峯饒氏曰有見禮也新安陳氏曰禮則

說得自好雙峯饒氏曰有見禮也新安陳氏曰禮則

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便有不合處

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



